

科幻大师
世界丛书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REVOLT IN 2100 &
METHUSELAH'S CHILDREN

玛士撒拉之子



【美】罗伯特·
ROBERT A. HEINLEIN 海因莱因 (著)
Denovo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REVOLT IN 2100 &
METHUSELAH'S CHILDREN

玛士撒拉之子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Denovo 译

REVOLT IN 2100 &
METHUSELAH' S CHILDREN by ROBERT A. HEINLEIN
Copyright: © 2000 BY ROBERT A. HEIN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士撒拉之子 / [美]海因莱因 著; Denovo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1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 姚海军主编)
ISBN 978 - 7 - 5364 - 6883 - 2
I . 玛… II . ①海…② Denovo… III . 科学幻想小说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390 号
图进字: 21-2005-82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玛士撒拉之子

著 者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译 者 Denovo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二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140×203mm
印张13.875 字数280千 插页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10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ISBN 978 - 7 - 5364 - 6883 - 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无辜的眼睛（代序）

【美】亨利·库特纳（著名科幻作家）

罗伯特·A·海因莱因可能是当今科幻界最会讲故事的人。如果非要逼我用一句话说出理由，我会说：“海因莱因讲故事时懂得分辨轻重缓急。”那么，怎样才能分出轻重缓急呢？我想是靠经验。对于一个称职的作家来说，只有一种经验不可或缺：关于人的经验。

文学技巧和科学知识对写作大有用处，但我觉得作家不研究它们也可以。它们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概念。可人还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一个好故事讲述的主体必须是人——不是被切除了大脑额叶^①的人，而是在理性之外还有着非理性一面的人。无病呻吟是无法替代感情的，它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而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一点上帝可以作证。不幸的是，太多的科幻故事简直就像出自机器人或者不通人性的精灵之手。

海因莱因有一个特点，这对于写出好作品至关重要：他能理解别人。他明白他们的感受，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甚至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人们的感情固

① 额叶切除术是早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手段，切除大脑额叶后的人 would 失去自身个性，成为行尸走肉。

然存在差别,但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人的感情大体上都是相近的。

他承认自己是人类的一员。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知道自己有偏见,我喜欢并且十分尊重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客观公正,主要是因为它把人放在人所处的环境中来看待,而人和环境二者都务求真实。这就需要海因莱因那种分辨轻重缓急的能力。他善于选择。他的故事惟妙惟肖,因为他写的是人,一切情节都围绕着这些人展开。他所用到的技术、社会、心理各方面的故事元素,都是根据它们与中心要点——人——的自然关系来选择的,这就体现了他的甄选能力。这些元素体现了人的方方面面,但海因莱因每个故事的核心只有人,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非要给海因莱因贴一个标签,我会称他为“浪漫的人文主义者”。他处理的是人与科学的关系。在我看来,他对科学的态度是理性的:既不偶像化,也不妖魔化。或许因为他懂社会科学,这门科学是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结。

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成员,这个概念在科幻小说中很少出现。我们总是看到大量毫无个性的配角,行为方式无比雷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天马行空的主人公毫无理由地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整个过程的逻辑正好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社会从来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就连斯巴达都不是这样,不管哪里都总会有“考文垂”这种不合时宜者居住的地方存在。海因莱因了解这一点,也许在科幻作家中,只有他看到为故事创造

一个时代背景的真正目的——故事本就该讲述人和社会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的种种活动。海因莱因是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动态、连续的写作手法是他对科幻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

幻想文学是对现实做出理想化的反映和解释的一种文学。人们常常把未来的“现实”加以符号化，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使用海因莱因的动态、连续的写作手法，未来的“现实”可能会变成一个接近三维的全景镜像，而不只是一个平面化的背景。做到这一点以后，作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他的故事，故事里那些男男女女所关心的事情，对于读这个故事的男人和女人同样重要。海因莱因假设的未来社会都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他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人类与文化的关系中种种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社会，而关键则在于它们如何影响到每一个人。海因莱因懂得，每一个个体都与这个社会同样复杂。写出小说《考文垂》的这个人，也写出了小说《他们》(They, 1941)。

但是，以上这些都不能完全解释海因莱因何以如此优秀。科幻作家C·L·莫尔将海因莱因的著作称为“单纯的视角和复杂的思想”的结合体，我觉得这种分析很准确。“奇思妙想”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以至我不想再用，但是我至少可以说，所有认识海因莱因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令人厌烦。从我认识他起，他写作时的想法一直就是：“如果这样下去……”自然，也会有：“从前……”

目录

contents

无辜的眼睛（代序）	1
“如果这样下去……”	1
考文垂	151
不合群的人	205
附： 关于那些从未写出的故事	231
玛士撒拉之子	237

“If This Goes On—”



“如果这样下去……”

1

城墙上很冷。我拍拍冻得麻木的手，又慌忙停住，生怕吵到先知。我那天晚上的哨位就在他住所外面——我平时站岗分外机灵能干，才得到这个哨位……但我现在可不想惹人注意。

那时我还年轻，不怎么懂事——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是转世先知的私人卫队“天使团”里的一个卫兵。我刚出生就让我妈敬献给了教会，我叔叔阿布索龙是个俗人审查员，我十八岁的时候，他从长老会那里为我求到一个进军校的机会。

我在西点过得不错。当然，我也跟同学一起发发从军生涯中必然要发的牢骚，这简直是惯例。不过，我其实挺喜欢那种清规戒律的生活——五点起床，祈祷打坐两小时，然后上没完没了的军事教育课，包括战略战术、神学、暴民心理学和基础魔法。下午我们练涡流枪和喷射枪法、驾驶坦克，锻炼身体。

我的毕业成绩并不高，虽然也申请了“天使团”，但并没指望真能分配到这里。不过，我的虔诚一向得分最高，绝大多数实践科目也还过得去，于是就被选上了。我都快得意忘形了——这可是先知的部队中最神圣的一个团，就连其中的列兵都是少尉以上的军官，名誉团长则是先知剑术冠军，所有部队的统帅。拿到只属于“天使”的闪亮长矛和盾牌那天，我发誓一旦升为上尉，有了资格，就申请去读神学。

但那天晚上,在我加入天使团几个月后,我的盾牌仍然闪亮,心中却有了一丝晦暗。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在西点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宫殿和神庙中充斥着阴谋诡计和钩心斗角;牧师、执事、国务大臣和宫中职员们纷纷争夺先知赐予的权力和好处。就连我们团的军官都不能洁身自好。我现在说那句自豪的口号“Non Sibi, Sed Dei”^①时,都有股嘲讽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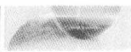
倒不是说我多么纯洁,我在还没被这种世俗风气腐化之前,就做过自知更恶劣的事情:我曾经渴慕过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女子。

请谅解我,虽然我自己那时都不能谅解自己。我生理上成熟了,心理上却还像个婴儿。我唯一熟悉的女人是我母亲。还没进西点的时候,在初级神学校里,我对女生几乎可以说害怕;我的心思全在课程、我母亲和我们教区的天使小队上。我在天使小队里担任巡逻队长,并勤勤恳恳地赢得各种优胜奖章,从木工直到经文背诵。要是那时设立了“女生”这个科目,也有优胜奖章的话——当然没有了。

在军校里我就没见过女人,当然也没有过什么罪恶的念头。我的少年天性尚未苏醒,偶有春梦我也视之为魔鬼的诱惑。但新耶路撒冷不是西点,“天使”们可以结婚,也可以和女人保持正当稳定的关系。不错,大部分同事都没有申请结婚,只是因为那样就得转到普通兵团去,而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做军队牧师的野心——但结婚并非禁地。

那些住在神庙和宫殿旁边的俗人女执事也可以结婚,不过她们大都是些老东西,像我的姑姑们一样邋遢,很难引发浪漫感觉。我以前偶尔和她们在走廊上聊天,这样做倒没啥不好的。少数几个年轻修女里也没有谁特别吸引我——直到我遇见朱迪斯修女。

^① 拉丁文,意为“不为自身,但为上帝”。



一个多月以前，我就在这个位置执勤。那是我第一次在先知住所外站岗，虽然刚接到任务时很紧张，但真的开始执勤以后，值班管理员的巡查就是我唯一担心的事了。

那天晚上，在我岗位对面的内廊里，远远地有盏灯亮起来，我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我看了一眼手表——没错，应该是去服侍先知的圣处女们……不关我的事。每晚十点钟她们就换班——我管那叫她们的“哨岗”，不过我从来没见过，也不会见到那个仪式。我只知道那些来下面二十四小时班的人在那个时候抽签，决定谁能有幸亲自服侍伟大的转世先知本人。

我听了一会儿，就转开注意力。大概十五分钟后，一个披着黑斗篷的纤瘦身影从我面前走过，走到护墙边，站在那里看着星星。我立即拔出了枪；然后发现那是个女执事，又不好意思地把枪放了回去。

我把她当成了俗人执事；我发誓当时没想到她会是个圣女。手册里的确没有规定说她们不能出来，但我从没见过一个圣女出来。

我开口前她大概没看到我：“你好，姐妹。”

她跳了起来，差点叫出声，随即便恢复了庄严的仪态，回答说：“你好，小兄弟。”

那时我才见到她前额上的所罗门之印，先知家人的标记，“请您原谅，姐姐。我没看到。”

“我没生气。”我觉得她想聊天。我知道我们俩私自聊天不合适：她的灵魂奉献给了主，她的肉身要献给先知；但我那时年轻孤寂——而她又那样年轻美丽。

“今晚是您侍奉圣上么，姐姐？”

她摇了摇头，“不是，我没有这福分。我的签没被抽到。”

“亲自侍奉他一定是不得了的美妙和荣幸。”

“肯定的，虽然我并没亲身体验。我的签从来没被抽到过。”她又

连忙补充，“我有点心急了。其实我才来不久。”

虽然她的职位比我高，可她那种女性的柔弱打动了，“我相信你会为自己赢得荣誉的。”

“谢谢你。”

我们继续闲聊。我发现她到新耶路撒冷的时间比我还短。她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从阿尔巴尼神学校被选送到先知这里。我也告诉她我出生在中西部，离首任先知转世地的“真理井”不到五十英里^①。我告诉她我叫约翰·莱尔，她回答说她叫朱迪斯修女。

我把值班管理员和他恼人的巡视都抛到了脑后，准备聊一个晚上，十五分钟后我的手表却再次报时。“哦，天啊！”朱迪斯修女惊呼，“我应该直接回房间的。”她正要匆忙跑开，又站住了，“你不会告发我吧，约翰·莱尔？”

“我？啊，绝对不会！”

那班岗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着她，结果管理员真的来巡查的时候，我却表现得不够警惕。

难道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好比对于一个完全不喝酒的人来说，一杯就足以喝醉；自从有了那天短暂的邂逅，我便完全无法控制对朱迪斯修女的思念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见到她六次。有一次在电动扶梯上和她擦肩而过；她下我上。我们连话都没说，但她认出了我，微笑起来。其他几次相遇也一样微不足道。还有一次我听见她轻声地叫我：“你好啊，约翰·莱尔。”我转过身，刚来得及看见身旁一个戴着头巾的人走进一扇门。有一次我看着她喂护城河里的天鹅；我没敢靠近，但我觉得她看见了我。

《神庙导报》上登着我和她的值班时间。我每五天站岗一次，圣处女们每周抽一次签。一个月多一点以后，我们的班次又重合了。

^① 1英里=1.609千米



我看到了她的名字,发誓一定要赢得当晚的哨岗,并再次被指派到先知住所门前的荣誉岗位上。我没理由认为朱迪斯会到城墙上找我——但我心里却确信她会来。

我在西点从来没费这么多心思整理军容;我的盾牌简直可以当镜子,对着它刮胡子都行。

可现在已经快十点半了,朱迪斯还没出现,虽然我十点钟时听见了圣女们在内廊那边集合。我努力得来的可怜荣耀,只不过是宫中最冷的地方站岗。

我闷闷不乐地想,也许她一有机会就跑出来调戏站岗的卫兵。我满腹牢骚地想,女人都是罪恶渊藪,自从人类堕落^①之后就一直如此。我凭什么以为她会单单同我保持特殊友谊?她可能觉得今晚太冷,懒得出来了。

我听见脚步声,心欢快地跳起来,但那只是管理员来巡查。我拔出手枪摆好射击姿势,问他口令;他的声音传回来:“哨兵,今晚如何?”

我机械地回答:“全球和平,”又加上一句,“很冷,大哥。”

“秋天到了,”他表示同意,“就连庙里都有点凉。”他拿着手枪走了,身上装麻痹弹的弹药带随着脚步敲击着他的盔甲。他是个挺好的老笨蛋,通常会停下来讲几句和气话;今晚他可能急着回到暖和的卫兵房里去。我又重新抬起自己酸涩的思绪。

“晚上好,约翰·莱尔。”

我几乎从靴子里蹦了出来,朱迪斯修女正站在黑暗的拱门里面。她朝我走过来,我慌慌张张地说:“晚上好,朱迪斯修女。”

“嘘!”她提醒我,“可能会有人听见。约翰·莱尔——终于成功了。我的签被抽到了!”

^① 指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堕落被赶出伊甸园。

我说：“啊？”然后讪讪地补充，“祝贺你，姐姐。愿你的侍奉取悦上帝。”

“是啊，是啊，谢谢，”她匆匆答道，“但是约翰……我本来想偷空和你聊几句，现在不行了——我必须马上去更衣室听训导和祈祷。我得走了。”

“快走罢。”我支持她。我为她要走而失望，为她被抽到而高兴，也为她并没忘记我而狂喜。“上帝与你同在。”

“但我一定得告诉你我被选中了。”我以为她眼中闪耀的是神圣的喜悦，可她后面的话却吓了我一跳，“我很害怕，约翰·莱尔。”

“啊？吓到了？”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作为长官训练一个排的人时的感觉，那时我声音都哑了，“别怕。你会坚持过去的。”

“哦，但愿如此！为我祈祷吧，约翰。”说完她便离去了，消失在黑暗的走廊里。

我为她祈祷，试图想象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可是我对先知私人居所里面会发生什么就如同一头牛对军事法庭的了解一样一无所知，所以我很快放弃，只是想着朱迪斯。一个多小时后，宫中一声尖厉的叫声打断了我的幻想，接下来是一阵骚动，有人在跑动。我冲进内廊，看到一群女人围在先知居所的入口。另外有两三个人从门口抬出一个人来；停在走廊里，把人放到地上。

“出什么事了？”我拔出武器问。

一个年纪较大的修女站到我面前，“没事，卫兵，回你的岗位去。”

“我听见有人尖叫。”

“不关你的事。一个修女侍奉圣上的时候晕过去了。”

“是谁啊？”

“小兄弟，你真多管闲事。”她耸耸肩，“是朱迪斯修女，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



我想也没想就慌忙说：“我来帮忙！”我朝前走去，她拦住了我的去路。

“你疯了？她的姐妹们会送她回房间。天使什么时候开始操心圣女的事情了？”

我一个指头就能推开她，但她说得对。我退了回去，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我的岗位上。

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着朱迪斯修女。不值班的时候，我在宫中所有能去的地方徘徊，希望能看到她。她可能病了，也可能是因为重大违纪事件被关在房间里。我一直没有看到她。

我的室友泽巴迪亚·琼斯注意到我闷闷不乐，试图逗我高兴。泽巴比我高三级，在西点时是我的老大；现在则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唯一知己。“约尼^①老小子，你看着像个活死人。你在郁闷啥？”

“啊？没啥。可能有点消化不良。”

“就这样？来，咱出去走走。外面的空气对你有好处。”我听凭他把我带了出去。他一直说些无聊话，直到我们走到南塔楼周围宽阔的平台上，没有监视、监听仪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才轻声说：“来，说出来吧。”

“咳，泽巴，我不能拿这个烦别人。”

“为什么？朋友用来干吗的？”

“呃，你会大吃一惊的。”

“那不一定。我上次吃惊还是因为起手有一张A然后摸到四张同花。那让我重新相信奇迹存在，而从那之后几乎没啥能吓到我的。说吧——咱这是保密对话——老兵谈经验啥的。”

我让他给说服了。我惊讶地发现泽巴对于我喜欢一个圣女这事并不吃惊。我于是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还有我的怀疑和

^① 约翰的昵称。

苦恼,以及从到新耶路撒冷报到那天就开始不断积蓄的担忧。

他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我了解你,能明白你为啥会那样。你在忏悔的时候没有提到过这些吧?”

“没有。”我尴尬地回答。

“别说。自己解决。巴戈比少校很开明,你不会吓到他——但他可能会上报。你就算纯洁得像雪花膏,也最好别上宗教法庭。其实,就因为你很纯洁——你知道,每个人都偶尔会有邪恶的念头,你真的已经很纯洁了。但是检察官就想找出罪恶之处,找不到就会一直深挖下去。”

我听到自己可能会接受“讯问”,差点翻胃。我尽量忍着,因为泽巴还在平静地说话:“约尼,哥们,我很崇拜你的虔诚和——你的纯洁,但我不嫉妒。有时候太虔诚比大不敬还麻烦。你发现治理一个大国除了唱圣歌之外还要搞政治就惊讶了。相信我。我刚来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些事,但我本来就没抱太大期望,因此也就没觉得惊讶。”

“可是……”我闭嘴了。他的话听起来很像异端邪说;我转换了话题:“泽巴,你觉得侍奉先知那天晚上,朱迪斯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以至于晕倒?”

“呃?我怎么会知道?”他看我一眼,别开眼光。

“唔,我以为你可能知道呢。你通常知道宫里所有的八卦。”

“嗯……别想这个了,老小子。真没啥要紧的。”

“你真的知道?”

“我没这么说。也许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过你也不想听猜测。别提了。”

我停下脚步,站在他面前,正视着他,“泽巴,不论你知道什么——或者猜到到什么——我都想听。这对我很重要。”